

高建英 ◎编 著

如果你的心中没有爱情，你就不会拥有思念；
如果你的心中充满爱情，
思念就会不期而至……

思念是一种感觉，
一种用任何语言都难以说清的感觉。

我的足球女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校园精典小说选

我的足球女友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经典小说选/高建英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2005. 11
ISBN 7-204-08159-5

I. 校... II. 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190 号

封面设计:张娜
责任编辑:乌恩其

校园经典小说选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4972059

三河市长虹印刷厂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 字数:1300 千字

ISBN 7-204-08159-5/I·1727

全 14 册 定价:417.68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内容简介

四位少年怀着四种青春之梦飞想未来,某年某月某日,当他们各自回首各自的起飞点那一瞬间,各自的感慨万千发人深思,生活就是这样,即简单有复杂,留给你的只是那道不清说不明白的痛楚,骄傲,自豪,悲伤,无可奈何……

残阳西人躲，茅屋访孤僧。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在2002年的高三暑假里，我一口气看完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63场比赛，高考前的紧张生活加上欣赏球赛的这段毫无规律的日子，我混混沉沉带点小烧地睡了一段日子。不过这也挺合我意，免去了等待高考分数和录取通知书那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

“小圣快起床，周毅来看你了。”躺在床上听到屋外妈妈的叫喊声，声音里面带点高兴的语气，这让我感到很新奇，因为妈妈和爸爸已经冷战多日了，起源是几周前妈妈在爸爸裤袋里发现一盒用了近一半的‘劲哥’，它和‘伟哥’可以相媲美。不过我妈是个精明的人，她并没有立刻质问爸爸什么，而是在晚上和爸爸试探几次后才亮出底牌，然后他们就打啊，闹啊，拿家具出气啊……妹妹跑到我屋里哭泣时，我把门关死，谁也别想动我屋里的东西。我之所以不去劝阻她们，那是因为我挺同情妈妈，在感情上我不想去干涉她们，如果我出去劝阻，那妈妈可能会因为我和妹妹而忍气吞怨，这也就好象他们从不阻拦我带女同学回家吃饭一样，这是一对思想前卫，存款七位的夫妻。后来爸爸也收敛很多，没让‘婚外恋’那一幕发生在我们这个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里。

周毅进屋来了，此人身高183，面如白馍，五官还算端正，我一直看不惯男人留中分头，但这一点唯独对周毅例外，可能每天和他见面的次数多了，发现他身上更大的缺点，这些更大

我

的
足
球
女
友



的缺点恰好地掩饰了这一点小缺点。大致看一下他的衣着,首先会想到他的家庭背景不错,一身藏蓝色的‘锐步’休闲装,脚下踏了双红白相间的‘耐克’篮球鞋,手腕上套了一个进口美货手链,浑身上下散发着欧美街头球星的气息,看来现代的外表包装确实能够重塑一个人的美。但这都是假像,他这一身还是去年被我淘汰掉的衣服,他见我想扔掉,便急忙抢走自己穿起来。

我对他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低头看到他右手拎着一个很普通的水果花篮,左手却背在身后。可能是这几天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看多了,我一想子把周毅看成了《小李飞刀》中的那个喜欢右手握剑,左手背后的大侠。

“拿的什么啊?”我的意思是说他背后那只手里拿的是什
么,只要他不只白痴和装傻就一定能明白。

“你看,这几天忙没来看望你一下,今天来了怎么也得意思意思啊,嘿嘿。”他把水果花篮放到我床头柜上,搬个小凳子坐在我床前,在这一系列动作过程中,他一直把左手背在身后,且不给我留下能够看到的角度。

“快拿出来,到底是什么?”我紧皱眉头假装生气道。

“呵呵,离婚协议书! 当当当当! 看看,哈哈。”他从身后把左手伸过来举在我面前。

我终于释然地吐出一口气,两个红色的厚本本,本本外表大约是用红绸缎子包装的,十一个金闪闪的美术字镶嵌在红绸缎子上面。‘北京体育大学,录取通知书’,原来妈妈是因为这个而高兴,不过这也真的很让人惊喜,我抢过他手里的其中一个,打开一看是他的,又把另一个抢过来,欣喜的笑容才出现在我脸上,我又把两个本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其实这种比较是没意义的,里面的字都差不多,只是在同学前面的几个字不一样,一个写的是周毅,另一个写的是米希圣,可我还是乐于去比

较它们。

周毅口中说的离婚协议书是很有意义的,在宿州市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里,米希圣,周毅,赵一凡,徐岩,四个爱踢球的孩子在初中时暂露头角,结识以后便想尽办法聚集到一起上完高中,球门前的四兄弟结义,到球场上的群殴,再到生活上的互补互助,个个都是可以为对方两肋插刀的血性大男人!但!爱情却是这里面的例外,并且很搞笑,我写出来给大家看看,看不明白不要怪我写不清楚小孩长成小孩了,爱情自然是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现象的,周毅的女朋友和赵一凡的妹妹是死党,我的妹妹和周毅的女朋友是死党,可我的妹妹却喜欢周毅,周毅见我妹妹比自己的女朋友漂亮可爱,便决定弃旧选新,目前我妹妹正和周毅处于尝试阶段,也是我对妹妹的唯一把柄。继续!赵一凡很喜欢我妹妹,被我妹妹N次拒绝之后打起了周毅原女友的主意,周毅的原女友见周毅不仁不义,便带些报复行为得向我发动进攻。在我的百般逃脱和牵扯下,她和徐岩成了一对佳人。在这里面赵一凡比较可怜,所以我们其他三人曾一度决定向人民法院门口的小信里投上一信,信的内容是让人民法院把某宪法中的某一条某一章里的内容删除,简单点说就是把婚姻法中法律规定凡是有血缘关系的男女不能结合的这一条删去,这将直接影响赵一凡和他妹妹的关系。为此赵一凡和他妹妹骂过我们不少回,但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走歧途,从高三开始他就开始网络搜罗五湖四海的女人,但总是不能碰到一个合适的,他的成绩也开始给我们三个垫底,后来我们越学越有劲,那叫一芝麻开花——节节高,而他就彻底地堕落下去,不知道他这次高考怎么样。至于我的那些事就更是不可回首了,为了表现出我是个有责任的大哥,在高二那年我们文班和理班举行一场友谊足球比赛,结果我们输了,他们见是我带头向他们理班挑衅,便一致决定让我给他们班里的班长——王玲写情书。

我

的
足
球
女
友



输了球就要按别人指示的办事,这是赛前定的规矩,全校都知道那王玲是个标准的冷美人,其实她自身的条件挺不错,主要原因是家教过严,加之一心想考上一所著名大学,她是一名复读生,去年仅差十几分就考上了上海某著名大学,看来她是希望在那所大学里寻求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所以对一些男生的骚扰一概不理。我把情书送去之后,她很快地答应了做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互相利用,互不来电,她把我当作挡箭牌,我把她当作自己说话算话的一个证据,两个人的关系目前是名存实亡。这耽误了我不少好的机会,不过也让我安心地大学一年,她经常帮我补习数学,班主任经常在班里面说一句话,在文科班内,‘得数学者得天下’,只要你数学学的好,高考的门槛对你来说是很低的,甚至是凹下去的。对于我们俩来说,录取通知书就恰似一张离婚协议书,这是绝妙的讽刺。

“其他人都怎么样啊?”我伸手接过周毅拨好的一个香蕉。谈过恋爱的人就是懂的照顾人,嘿嘿,好吃。

“唉,有喜有忧啊,小三命中注定的挂了,不过老大你别但心,伊梦她也挂啦,这几天我给他们俩撮合撮合,小四也愿意这么做,两口在一起活着,一年的时间很快的。”周毅对我肯定的说,赵一凡考不上大学有情可原,可伊梦竟然没考上,看来周毅在高三后半学期给她的打击太大了,而小四徐岩却没能很快地帮她修复伤口,眼下又把她出卖了,唉,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无可奈何!

“哦,那他决定复读一年?”我明知故问地说。

“恩,还在一中复读,这样也可以少交一点复读费,兴许会和米妮一班啊?”周毅的语气让我感到他对我妹妹也看不上眼,这东西癞蛤蟆吃惯骚狐狸肉了,连天鹅也不放在眼里。

“王玲呢?”这是我稍微感到担忧的事情,如果她出现意外的话我也会感到不顺心的,比较存在名不正言不顺的关系。

“她如愿以偿啊，听说学校还要表彰她呢。对了，小四今天晚上请客，晚上我们到这集合。”我听完就知道她终于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了，确实是个很不简单的女孩。心里蓦然地升起一股失落感，用力地把香蕉皮扔出窗外，我知道香蕉皮不会掉在街道上的，因为我们楼底下的街道两旁小店屋顶上都搭起了塑料蓬，某天我向下往去，有一处的塑料蓬上成直线的堆满垃圾，那基本上都是我扔的，幸好那是一处公家用的仓库，没人问蓬上面的垃圾。它成直线状是因为我的力量越来越大，可后来仔细观察一下，上面还有些卫生巾之类的垃圾，上面还带有点点血迹，通过我的昼夜观察，终于在某个风高夜黑的晚上，从五楼上刮下了很多女人用的东西，全部掉在了那处塑料蓬上。

妈妈在屋外呼喊我们出来吃午饭，我们四个兄弟亲如手足，所以并不是感到拘束，只要有饭就留下来吃，只怪妈妈的厨艺太好，他们在我家里吃饭的次数最多，幸亏我家的家底厚，不然早被他们吃空了。起身穿衣，看着周毅的一身打扮我不禁皱起眉头。

“小毅你热不热？穿这么正规抢媳妇？”我套了件球裤，再套件篮球背心，脚下踏双拖鞋，简单，舒服，自在，不受罪。

“还行，你看我这鞋，带透气网的。”他拖脚抬起来，把鞋边的一小快折叠层掀开，里面显露出一层铁网，我似乎闻到一股足臭味。

“两位高材生出去吃饭啦，呵呵。”妹妹把门推开一条缝，把头小心的插进来，双眼忽闪忽闪地望着我们俩的动作，小模样顶可爱。

我拨一个香蕉放在她嘴边，她张口含在嘴里。“别咬啊！”我抓住时机急道，她含住香蕉没敢咬下去，带些奇怪的眼神抬头望哥，我轻轻一拨顺势伸到周毅嘴边，与此同时，周毅也本能地张开嘴，含住了那沾满米妮口水的香蕉。“咬哇！”周毅一时



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愣着没敢合嘴，我把香蕉向下轻轻一按，“哈哈……”我再也没忍住的笑了出来。他们俩红着脸把我放倒在床上，周毅双手按住我的手并骑到我身上，米妮则一手握住我的嘴，一手搁置我的痒处，我终于忍不住我上挑舌头，只添了一下她的小手掌就缩了回去，好辣啊！她被我吓得跳开，把手掌里的口水摸在了我的球裤上，这叫物归原主？周毅则在一边用鄙视的眼光瞅着我，两个人丢下一句‘变态’走出去。我倒在床上吐唾沫，米妮刚才肯定帮妈妈切辣椒了，不过这也激起了我的食欲，早上只喝了瓶牛奶，早就感到饥肠辘辘了，现在终于可以大餐一顿了，别忘了还有晚上那一顿更美妙的大餐呢？这样的生活虽然很简单，却让人感到很想法，生活原来可以更美的！

2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依微风。

桃花一簇无花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午饭过后，周毅回家报喜并帮父母打理他们家的小饭店。可以说在我们四兄弟的家境中，周毅的家境算是最困难的，好在他父母及时地开了家小饭店，这日子也慢慢的有所好转。现在他要去上大学，所需要的费用对他父母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所以他得牺牲点业余时间去帮他们。爸爸准三点去‘大院’上班，妈妈去邻居家客串麻将，妹妹则关门上网，可谓是天地之闲，因人而异，我继续去睡我的回笼觉。

“哥，徐大哥来看你了。”米妮敲响我的门，惊醒我的梦，幸亏我梦里是在追一个女乞丐……

抬头看看表才不到5点,不是说好8点中开席吗,“进来吧。”我并没有穿上衣,自己兄弟嘛,不见外了。

门打开了,王玲走在前面,她今天穿了件白色的裙子,配了双白色的休闲鞋,整个人看起来比在学校里显得轻纯多了,可能是看到我光着上身的缘故,她的脸色很红晕,忙抬起头环视屋顶和墙壁上那一张张球星海报。徐岩怀里抱着一箱我最爱喝的百事可乐,他从王玲身后走过来,冲我挤眼笑起来,我慌忙把一件T恤套进头里。

“穿反了!哈哈……”米妮拉着王玲看我,我低头一看果然是穿反了,脸色也微微红起来,抬头狠狠瞪了米妮一眼,她倒幸灾乐祸地把头左右摇晃起来,这小妮子……

我看王玲被墙上的那些球星风采吸引了,心下也感到有些诧异,和她也算交往了那么一段时间,她也经常去看我们踢球,可她从不为之所动,一直能有表现出对足球产生浓厚喜爱的情绪,这也是我们俩感情不能升华的主要原因,我是个喜欢外表冷淡,内在热情,冰雪聪明,乖巧可爱,声音悦耳,身材性感,家境富裕……最重要的一点是她必须特特特特……热爱足球运动的女孩的男人。王玲显然不完全具备这些要求,纵然你家有

钱,我还是看不上你丫。

“你的房间挺干净啊!”她面带赞色道。也许她看过很多男孩子的房间,在她脑海里男孩子房间应该是这样一幅画面,摆设是一片狼藉,房间里是异味横冲,一些臭袜子被压在枕头下面露出一角……多亏了老妈这段时间看我身体不舒服才帮我清理得这么干净,要不然今天可就要被她看不起了,我曾经去过她家里一趟,她的房间特干净,跟总统套间似的,后来才知道她的房间都是一个被她称为陈阿姨的保姆所打扫的。

“呵呵,穷当益工,不失雅风。再说我也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反正快和你说拜拜了,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她果然秀眉紧皱，妹妹想帮她争辩几句，想不到徐岩抢先道“王玲你少听他闭着眼睛谈天——讲瞎话，这小子比我还懒呢。”他说完就把怀中的牛奶扔到我床上，眼睛里带着点施舍的神色。

徐岩这小子仗他爸爸有钱这一点，把自己养得又高又壮，不过这小子相貌倒像个人样，胸怀也很爽快，我们上面三个当哥的才拉拢他入伙，他不知道江湖险恶，他这一入伙，我们吃饭玩耍的费用就全甩给他了，不过他跟着我们倒也把球技练得像模像样。他的另一大爱好就是说歇后语，但大多是他即兴想到的，经常把话与事联系的驴头不对马嘴，但歇后语能搞笑和显示学问深，因此有不少网上的女孩子都被她欺骗过。他只要求用视频看看她们，好的留下，还的删去。

“这都是妈妈帮他打扫的，就会装大葱，玲姐姐我们走，我们俩一起玩会‘泡泡堂’吧？你会玩吗？”米妮边问边把王玲拽向她的房间。王玲回头望了我一眼，可惜我没读懂那里面的意思。

我起身把门关死，窗户打开，转身接过徐岩递过来的香烟，点上后猛提一口，这些日子被妈妈看得紧没捞着吸烟，这下是急了，忍不住地咳嗽几声出来。“徐岩，小三他是怎么了，怎么能考不上呢？”我明明知道赵一凡考不上大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他是我的兄弟，这还是让我感到很惋惜，一起闯荡大学生足球联赛的梦对我们来说都存在一些缺陷。

“你吸慢点，扁担插进桥眼里——担不起啊”徐岩说“唉，怎么说呢，怪他自己运气不好吧！”他也跟着我挺遗憾地叹一口气。

“恩，那我们就从四架马车转变成了三剑客了！”我狠狠地吐出一口浓烟。

“槐树上要枣吃——强人所难，当初我就知道他考不上，

不知道他复习一年又能考成什么样。”我听完徐岩的话就感到心情到了最低点，足球之梦！能不能抓住就看你自己了，赵一凡。

连续吸了三根烟后，钟里面的时针和分针重合在七点那一点，户外的躁热已经散去一些，落日的余辉给已经有些发黑的天空抹上一层暗红色。我给妈妈打个招呼后，四人一行下了楼梯，慢慢挤出了街道，在淮海路边拦住一辆出租车直奔得意楼。

汽车慢腾腾地停在得意楼下面，徐岩抢先把车钱付给司机，转脸对我们笑笑，这德行跟他老爸一个刁样。

登上三楼饮食部，我看到服务台边挂了块牌子，‘恭贺徐少华之子喜中高榜，敬请各位光临恭贺’。徐岩一家不仅仅回攀沿富贵，这种炫耀富有的事情也做的如此之绝。我伸手把口袋里面那张新版的一百元人民币左握右揉，嘴里交代米妮待会不要客气，我们两个人要把这100元全部吃下去。

我被徐岩拉到服务台附近迎接来客，在七点四十分时，赵一凡脸色很差地走进来，他个子不太高，身体也很瘦弱，可一脸络塞胡子却显的他很有个性，他也从不去清理它，我们几个总是纵勇他抵住老师的要求留下它，现在它终于留下来，可我却很想让他把它刮下来。

我和徐岩见他走过来就急忙迎上去，我拍拍他的肩膀“没事的，不就是从头再来嘛！”这么的安抚让我自己都觉得难受，可在事实面前……

“是啊是啊，临死吃药——咱就苦这一回了，明年好好干！”徐岩想了想又加一句“你可别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啊，呵呵。”徐岩想笑着引起赵一凡的贫嘴情绪，可见他还是板着脸站在那，一时就尴尬了起来。

“好了，进去再说吧，今天谁不醉不准走。”我及时帮徐岩解围，感觉又回到了当老大的那些日子。



“我不进去了，家里还有事，这是我和伊梦两个人的礼钱，走的时候就不送你们了，一路平安，再见。”赵一凡虽然把话说完，可没有人伸手去接他手里的200元钱。

“赵一凡你什么意思？”我虎着脸冲他吼，四周的人群都诧异地望着这边。他赶紧把手上的两张票子扔在我和徐岩脚下，转头就走。

心里面的怒火瞬间冲到脑门，徐岩一把没拽住我，我几步就蹿到了赵一凡身后，死死地拉住了他的右臂。

“你放开我，我不认识……”他把后面的话咽回了喉咙里，略为用力地喘起气来。

“不认识我们是不是，那你来干什么的，拾起你的钱滚。”我压住火气刺激他，我可不希望他破罐子破摔——就这一堆了。

他皱紧眉头抬起头瞪我，眼泪似乎在眼眶里停留，看到他这样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这么多人在场确实让他很难看，伪装的眼神也跟着心意温和起来。他抿嘴冲我点点头，慢慢走过去低身拾起地上的一张人民币，够汉子！徐岩见这情形急忙把目光投向我，我当然知道该怎么样，压底重心对准了他走来的路线。一刹那，我的肩膀死死抵住他的肩膀，两个人咬住牙暗自较起劲来。赵一凡最终放弃了，低身把力卸去，侧着身体走过去，我本来是要被他晃倒的，踉跄间我向后伸手再一次抓住他的T恤。

愤怒的脸色转眼间腾在他脸上，我被他用力的推了一把，可手里仍死死地揪住他的领口不放，这件T恤的领口已经被我拽的变了形。

“你到底想干什么，让我出去。”他剧烈地挣扎着，试图脱掉T恤抽身离去，我索性拦腰抱住他，虽然这很让他难堪，但我必须要让他面对现实，真的没想到高考竟然这样一个血汉子变

地这样倔强。

赵一凡和我扭打在一起，他抬起手向扭我的头发把我按下去，可他的手臂不够长，没能抓住我的头发，却在我的脖子上留下一道很深的血道。我感觉脖子上一热，立刻想到他右手的小拇指甲留了很长，心里暗自生怒，反向把他横摔到地上，耳边听到米妮和王玲等人的呼喊声。可我没想到他倒在地上就抬腿躁向我，我脸上立刻挂彩，嘴边慢慢地留下血，我抿着嘴站起来后退过去。米妮赶忙跑过来递给我卫生纸，我接过它按在嘴边，心里面感到特难受，这兄弟算是做到底了。

赵一凡倒在地上没起来，大家看到他的眼泪流满了脸颊，双手抱住了头发，身体在地上翻来覆去地滚动。我摇摇头就流下眼泪来，靠在墙上示意徐岩扶起他。徐岩这才和一个男人走过去慢慢地扶起他。

“好了好了，三哥别这样啊，我们进去吧。”徐岩搂着他走进了一间包厢。

“哥你没事吧？你刚才好帅啊！”米妮欺身上来抱住了我，小胸脯在我身上蹭起来，我差点没流鼻血。

“那是，呵呵，哎呦……”笑痕扯动了伤口处，我忙去询问服务小姐这附近那有医院，小姐给我说了四楼就有应诊处，这得意楼还真是家上档次的酒店，连急诊室都有了，在米妮和王玲的护送下我们登上四楼。

医生正给我摸药的时候，周毅给我打来电话。

“你怎么还不来？”我说，我并没有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出来。

“老大我去不了，店里面忙啊。”

“到底为什么不来？”我清楚周毅家的小饭店在这个时间并没有多少顾客了，他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要不然他也不会把电话打给我，今天是徐岩请客，有问题应该找他才对。



“老大，我……”周毅的声音明显得为难起来。

“你来吧，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我轻叹一口气。

“真的啊，哈哈，我马上就到。”周毅慌忙挂掉电话，这小子啊。其实他不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舍得那100元的礼钱，那可可能是他家的小饭店两天的纯收入，生活啊，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显的真艰难。我又忙给徐岩解释了这件事，并让他把周毅的名字填进上礼册上。

我们这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坐在一间包厢里，其中还有些3,4岁的小孩子，他们都管我们叫舅舅阿姨了。

赵一凡的情绪已经恢复正常了，但仍是不想给我说话，我的嘴边有伤又不能喝酒，所以这一桌的饭吃得特沉闷，米妮坐在我旁边也不肯动筷，我向徐岩要了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

“哥！你……”我装生气地看她一眼，她低头不再说话。徐岩和周毅小声笑起来，其他的孩子也跟着笑起来，这倒让我挺感到自豪，我在这群人里面也算是个大人啦。抽了几口烟，我就把烟掐灭了。“小三，过段时间准备干什么去？”我猜测他绝对不会再去复习。

赵一凡见我问他话，皱着眉也从烟盒里面抽出一支点上，低头沉思起来。

“如果真的不想再上学了，你也可以去学学电脑，现在电脑学校很多啊。”我开始鼓励他往一些好的路子走。

“我年底跟爸爸一起去深圳，在那上班。”他从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声音。

“到那干什么？”我紧逼问道。

“普通工人。”他伸手摸了一把脸，挺无奈地叹口气，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那好吧，有时咱们再联系。徐岩，我们走了。不要送！”我拉着米妮起身走出去。